百家摘奇卷二

廬陵劉孟雷靜之甫編
洛陽後學徐守謙校輯

吏治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兢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强而為廉其幸而恒處於有所慕有

所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婦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於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以絕望萎然志消而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鏤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飱之所不為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雖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尅志為廉之

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為名而得之足以為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為名而得之不足以為罪則錐刀有所必筭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其錐刀之筭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盖雖欲不廉而無所

用之也 荊川見郭文鹿

士道

凡人有所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施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鋣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于世哉 方遜志

昔者君子之處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出言則天下以為口實 老泉

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于其門則攝衣而從之及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雉執贄因門人以願交于下風則閉門而不内此非苟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其閉門

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東
坡

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
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
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崐崘之墟暴鬐于碣
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
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
有之 宋玉

處巳

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則世必笑之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莊子

廉者士之美名也水為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車亭名柏人漢祖夜遁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善且猶羞之況親為汚行以自辱其名哉 槐野

金以剉折水以桑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為召禍

之門抱朴子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弗為好女曰不為好將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以此知歷世之難矣嵇中散之行已峭潔薛道衡之造語精微此則何罪而見殺得非以為好耶 喻言

淮陰隱勇於胯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

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老子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老子

片善可嘉朝聞甘于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于白珪 駱賓王

智之極者知智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不足

以勝物故怯　尹文子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出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列子說符

金雖尅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聲名並全者甚稀先笑後號者多有 抱朴子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君而

尊於親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人諛已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莊子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而舍於故人之家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

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誰能害之 莊山木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螘能苦之故鳥獸不

厭高魚鱉不厭深 莊庚桑楚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 外物

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國策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關尹子

謹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有一人美有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莊山木

持祿而養者祿去而養衰戴爵而懽者爵移而榮絕是故君子抗節潔行非以市絜也 修詞殖學非以釣奇也 槐野

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陰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荀勸學

高尚

昔巢由避世説士誦之不衰當堯之時二十八人咸在事即使巢由北面詎能有加於舜禹皐夫惟堯不能詘而巢由之義愈高巢由不臣而堯之治愈盛何者竭澤而漁漁之小者也赭山而田田之小者也漁渤海田孟諸

鱗介羽毛鳥可以網罟盡也 南明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乎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狐其可得乎 莊列御寇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秋水

遭遇

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碧海之中掉尾於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羽毛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為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摶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僭翰于槍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埍洴之水待握踝揚塵

之風哉 駱賓王

昔人有鬻馬者不售於市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 韓子

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之難也御人嬖而國色下陳駑受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輅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 南明

嘗聞石鍾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

未嘗有聲一經石鍾山下則噌吰鏜鞳驟發
而驟作夫聲藏于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
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之間
不遇一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為空
洞之石者不止石鍾一處為然而頻江處處
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
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
此矣 呂氏

大化流行誰其測扰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

於玉樓君實摧於龝風胡畀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托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歎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 空同

躁進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謂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抑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遊道廣

矣公不能遊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于口二也彼不裘不裼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彼不唱而和秉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尭可非也所喜則跖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癭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癭疣而脩我矣癭疣則生割則死癭疣不猶

愈于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癠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袵饋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 南明

奔競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一兎走野百人逐之積金在市過者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而後則已定也彼為

士者在治古則靜退在後世則奔兢豈性情
之顧異哉盖治古之爵祿不可求而後世之
爵祿可求也治古之爵祿皆一定而後世之
爵祿無定也　東萊

鍊才

東歐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
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
夏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為燔炙之盛膳渝
秋之嘉味也　抱朴子

金入於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於舊牧之圉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荊川

用才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韓非子說林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莊逍遙遊

歛才

干將之利也何有不割犹新發于鉶即能剖玉斷犀足矣與其盡利而戕且缺無寧善而藏之驥騏驂驤汗血千里與其力盡而至於敗無寧脫駕而休之 汪南明

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

識真所以全其年　空同孫登肅臺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
盜賊之不足以死也　東坡留侯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
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
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
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恨以鶸
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實對王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不

猶愈於負其力者乎列子仲尼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寳之至也莊子

老子曰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文子

炫才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松以明而致爇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臍而

被獲雉以采而受羈女惡娥眉士惡多才由來尚矣龍門子

鬻千金之璧者不之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視之則其所鬻可知矣東坡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

之用也　莊子

尚友

昔然明傾心於國僑甯越委身於晏子荀奕御車於李君廷尉結襪於王生君山嘆息於子雲中郎折節於王粲情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好篤好爵之情縻也　由拳

聲譽

火以吹爇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

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爲火
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
光華亦猶火鏡假吹瑩也　劉子

制奸

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
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
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　東坡
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無
所顧則其心必不忸怩於爲惡而安於犯天

下之不義忿戾而不可解而無復冀君子之恕已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為是姑息也將猶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圍師弗遏窮寇弗追盖窮而追之則示之無生意以厚其毒困而遏之乃所以快其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君子之治人亦烏可使之厚其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哉

止齋

禁攻

公輸般為公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病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不足當陳蔡不愛一郡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狐狸者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

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與此同類王曰善子墨子於是往見公輸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械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乃不攻宋及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故曰治于神人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

寢爭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

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三也客出

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莊則陽

養生

夫水之性清土者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以性養也世之惑者恒多以性養物 呂氏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養生主

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匠石歸櫟社

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莊人
閒世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遊於天地之間 莊庚桑楚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莊盜跖

達化

傭工道丐之人徼倖得十數錢則買穀市酒一醉大叫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佗佗以程錙銖日夜若不足籍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未始不啞然自笑也 荊

川

齊富貴於蝶夢等榮辱於蝸角寄一身於貴賤榮辱之場一逆旅也起一心於貴賤榮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於我何有哉

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

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 荆川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是故得失焦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粱也意通晝夜而獨醒者誰歟 釋莊子

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內則夫大鵬之摶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尺鷃之旦莫決枋槍

揄其為逍遥一也 鳳洲

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列子天瑞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亡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出妻罰子操戈逐儒生

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来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来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列子周穆王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莊齊物論

余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余惡乎知畏死之非溺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

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齊物論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莊田子方

哀樂之来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莊知北游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

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譚峭子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裁而無傷蓋榮衞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死生之外　譚峭子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物化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齊物論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

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

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列子

梟夜明而晝昏鷄晝明而夜昏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為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謂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譚峭子

玩物

凡情攖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為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為得所樂不攖於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溪玩奇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着恐其或

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固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胥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攖於物而喪失其所樂者則一也

石屋山志　荊川

無以充饑溪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遥空之月孰禁我弄晝寢無簟幽林之蹬孰禁我眠炎蒸無

婁虛谷之風孰禁我乘饔飧無魚長江之流
孰禁我下　盧曲
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遥乎草堂而觀於
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
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
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
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鬬於是而心逐逐焉而
目䀮䀮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
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閒解

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 荆川大觀草堂記

自適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莊天地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

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莊達生

自知

臧紇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噫千百世而下就有許之者乎夫數子不自知而人知之人知數子而又不自知可慨也已

明堂寢室匠梓之能為也而自處無廬乘馬玉輅輪輿之能為也而自出無車何者工於

理人而拙於自理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已則難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於自知延陵子鳳不知羡鶡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 譚子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莊 天地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恃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惟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譚子

自愛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

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列子楊朱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攖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攖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攖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莊子讓王

自下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

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春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

而民不害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大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 李蕭遠運命論

夫安一技者難語天地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鵷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悟於

幽則熠于昡故觀廟廊鍾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聲文冠裳之會則進為之志增 空同

棲一塵於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是物本無大小而有大小者生於所見也 呂氏

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身者忽焉如蚊蚋處乎盎盂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盂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

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 方謹行

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棹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昌黎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已若此我之謂也且夫我甞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

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愽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莊子秋水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

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蝌蚪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哇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去 莊子秋水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

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務大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釣箴芒距微細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網

者競多何則以所恃之少也 淮南子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莊子逍遙遊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俱逍遙遊

辯惑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真情

人有終身而為廉者能辭萬鍾於朝廷而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人有終身而為禮者能整衣冠以接賓而不能不弛容於暗室之間 誠齋

無翼而飛者聲也不根而固者情也 管子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莊庚桑楚

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莊漁父

機心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
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橰為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莊天地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列子說符

識微

晉中行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

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君矣韓非子說林

事機

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於禍貿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决之快矣獨范蠡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攜而陽厚之以豢吴而飽其欲故吴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吴

也黃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為者也止齋

理有常然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為耕田之可廢矣夫殺人

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此而廢彼哉止齋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弊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也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於此使過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

者不止而議者無窮則吾心不得不徇吾說不得不搖事垂立而徇且搖者繼之則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漢之患諸侯之强也賈誼欲削之鼂錯又欲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說以與之相抗於必爭之中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於此故夫昔之持必

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濟者也

過計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莊子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莊子大宗師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 莊子胠篋

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莊辛

受命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巳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方深慮一

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樑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權班彪王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熈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羣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
余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
中途遇東郭先生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
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
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
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
命薄於德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
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
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

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雪涕而顧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

方将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又安得此位
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
為之流涕是不仁也 晏子春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語汝我
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
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
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者

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節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莊秋水

輕勢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巳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将為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将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
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莊逍遥遊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来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
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水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耶 莊秋水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

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莊列御寇

昔魯侯以不免於患為憂市南子曰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吾願君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我無舟車柰何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吾無粮安得而至焉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粮而乃足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莊子山木

居功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

子何不代我射之耶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蘇厲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

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國策

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數金耳所得者徼故所用狹無故而獲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守哉 東坡范文子

尚勇

趙文王喜劍莊周以劍見王曰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絕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

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
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
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
而聽從君命者矣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
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

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莊說劍

競力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國策